

“

它，曾在《豳风·七月》里吟唱，曾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哀鸣，曾在鲁迅的百草园中弹琴……它，就是蟋蟀。10月6日，2024菏泽中华蟋蟀博弈邀请赛在菏泽中原商城举行，8支队伍、120余只蟋蟀以“武”会友。蟋蟀个头不如蝈蝈，声响不如知了。它究竟有何魅力，令无数虫友为之折腰？比赛现场，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一些蟋蟀爱好者，听他们分享“秋虫”的故事。

“秋虫”争霸，硝烟再起

□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

120余只蟋蟀“以牙还牙”



金秋时节，蟋蟀争霸。

捉虫、起闸、交口、单叫、落闸……10月6日，2024菏泽中华蟋蟀博弈邀请赛在菏泽中原商城举行。

经过称重、分组，当日9时30分许，比赛开始，蟋蟀分组进入一只椭圆形斗棚。“赛场”由一个闸板分成“楚河汉界”，两只即将参加比赛的蟋蟀由引草员带到这里“热身”。“赛场”一旁，其他即将参赛的蟋蟀在一个个蟋蟀罐里“候场”。

起初，两只参赛蟋蟀分别置身于“赛场”的两个半区，引草员用草灰挑逗争雄双方，以激发它们的斗志。

“比赛开始！”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，闸板提起，两只蟋蟀正式比赛。就像古时候的武林高手过招，两只蟋蟀先是对话、观察，然后试探。突然，

一只蟋蟀猛地发起进攻，冲着对方狠狠地撕咬起来，对方也不示弱，用力跳起反扑。牙对牙，头对头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一只蟋蟀落荒而逃，另一只蟋蟀昂首长鸣，发出胜利的鸣叫。

为便于广大蟋蟀爱好者观看比赛，比赛全程由一台摄像机近距离拍摄，投映在主席台上的大屏幕上。广大蟋蟀爱好者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观看直播，不时发出赞叹声、助威声、呐喊声。

比赛现场，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见到一台小小的蟋蟀秤。据了解，蟋蟀比赛前都要称重，就像参加举重、拳击比赛一样，斗蟋蟀也是按重量级别进行的。比赛中，参赛者时常常用到一种状如锤头、中空的器具，叫作提笼。一般赛前蟋蟀进场，蟋蟀爱好者要把蟋蟀

听听蟋蟀爱好者的“捉虫经”



“萧萧梧叶送寒声，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挑促织，夜深篱落一灯明。”叶绍翁的这首名诗《夜书所见》，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儿童夜晚捕捉蟋蟀的美好画面。

蟋蟀是古老的昆虫，至少已有1.4亿年的历史。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，蟋蟀就鸣唱着向我们走来——“唐风”中第一首就是《蟋蟀》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。”就是说，蟋蟀在堂屋里鸣叫，一年快要结束了。而《豳风·七月》写道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

如同相声讲究“说学逗唱”，戏剧讲究“唱念做打”，蟋蟀爱好者也有自己的“捉虫经”。

“逮蟋蟀通常在秋天的夜晚进行，有时一逮就是一个通宵。”67岁的菏泽资深蟋蟀爱好者马永合说，秋夜三五个蟋蟀爱好者出现在一片玉米地里，他们头顶头灯、手提手电筒，一边蹑手蹑脚地拨开玉米秸秆，一边侧耳倾听。蟋蟀出现了，一名蟋蟀爱好者探出网兜，猛地往地上一扣。头灯照射处，一只蟋蟀已经落网。他随即从挎包里取出蟋蟀罐，罐口对准

从罐里赶进提笼，然后放进“赛场”。比赛结束后，把蟋蟀“请”出赛场，送回蟋蟀罐里。

据菏泽市蟋蟀文化协会会长姚辉民介绍，本次比赛共有8支队伍、120余只蟋蟀参加。据了解，菏泽中华蟋蟀博弈邀请赛从2011年首次举办，截至2024年已经14年。经过持续发展，于每年金秋时节举行的菏泽中华蟋蟀博弈邀请赛，已经成为菏泽蟋蟀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件盛事。



网兜，轻抖手腕，蟋蟀顺势跃入罐中。

天亮前，几个人拿着自己的“战胜品”互相比较一番，谁捉到的蟋蟀在个头和品种上占优势往往获得不少称赞。“傍晚时分撒上饵料，随后着手捉虫，

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，我一看土壤环境和玉米秸的粗细，就知道这地方蟋蟀多不多。”马永合说。

据几名蟋蟀爱好者介绍，抓蟋蟀的过程有很多讲究：要考虑蟋蟀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蟋蟀

穴居，常栖息于地表、砖石下、土穴中、草丛间，这就锁定了一个捕捉范围；抓蟋蟀通常在晚上进行，白天蟋蟀很少出来，基本不鸣叫；抓蟋蟀时，要仔细地听其叫声，一只好蟋蟀的叫声是特别响亮的。

菏泽蟋蟀迎来京沪客人



“我6岁就跟着哥哥抓蟋蟀，至今已经61年了。”马永合说。

菏泽属于黄河冲积平原，农作物和矿物质比较丰富，为蟋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造就了菏泽蟋蟀体质好、勇猛善斗的品性。菏泽的土壤呈弱碱性，适宜蟋蟀生长，骨骼、牙齿比较坚硬，所以菏泽的蟋蟀以凶猛、善斗、骨硕、行谐、色纯、品全而著称，为我市养蟋斗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。

史料记载，我国养斗蟋与鸣虫始于唐朝天宝年间，南宋为蓄

养鸣虫斗蟋蟀最著名的时代。当时，蓄养鸣虫斗蟋的用具已由金银竹板笼发展到万盆泥罐。南宋宰相贾似道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《促织经》。

明清两代是中国虫文化、斗蟋史中的鼎盛时期。到了清代，斗蟋事业兴旺，从宫廷到民间，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，从帝王将相、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，善养者千千万万。相传，清末时期，有位爱好蟋蟀的钦差大臣路过菏泽，听说菏泽的蟋蟀品质不错，就逮了几只带回京城。一天，几位大

臣聚在一起玩蟋蟀，这位钦差大臣养的几只“常胜将军”均败下阵来。自己的蟋蟀处于下风，钦差大臣的脸色有点儿挂不住了。这时，家眷提醒钦差大臣，还有几只菏泽的蟋蟀可以上场试一下。重新比斗，菏泽的蟋蟀连连获胜，钦差大臣的脸色转怒为喜，于是将菏泽的蟋蟀作为贡品送给慈禧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，但菏泽的蟋蟀确实并非徒有虚名。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，民间斗蟋蟀的活动又风生水起。菏泽广大蟋蟀爱好者经常在一起举行捉蟋蟀养蟋蟀经验交流活动，促使菏泽蟋蟀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。“我今年一只蟋蟀卖了3600元，买家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。据我了解，今年不少菏泽蟋蟀爱好者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。”马永合说。

“有一年，我的一只蟋蟀被一名姓刘的上海客人看上了。我要价1.8万元，他后来给了1.5万元。”菏泽蟋蟀爱好者周少军回忆，“那只蟋蟀是黄飞虎，金头金翅白腿，牙硬体壮，战斗力很

强。”据其介绍，疫情之前，一只蟋蟀卖两三千元的大有人在；他还通过网络把一只蟋蟀以1.2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。

“菏泽蟋蟀个大、牙硬、出将率高，近年来声名鹊起，影响力不断增强。菏泽已经成为继宁阳、宁津之后的重要蟋蟀产区，吸引着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的广大蟋蟀爱好者到菏泽捉蟋蟀、买蟋蟀。”姚辉民自豪地说。“蟋蟀产业链分为捉、选、养、斗，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。”周少军介绍。

小小秋虫，期盼大作为。